



◆清水的三合院老屋、老樹、老式理髮店，是遊子永遠無法磨滅的記憶。



清水

寧靜文化革命

台中港

文——蔡岱穎
攝影——林枝旺

總覺得這輩的清水孩子其實很幸福，因為有人為他們累積生活的記憶，有人陪他們了解自己的家鄉。

不像我和朋友，離鄉久了，再回去，卻連自己的家都認不得了。

是在上台北唸書後，才強烈懷念起住在清水的無拘無束。

走在充斥著機械聲響的台北街頭，不禁想起小時候在田裡抓到一隻金魚的快活，於是，有了想回去看看的衝動。怎料，回到那條熟悉的街道，看到的卻是一片慘白的水泥地，我朝思暮想的三合院落，早已無聲無息地消失了。

「當初其實並沒有多大的企圖心，像胡老師只是單純地想要留下鎮上的一些老宅和老樹，就是這樣一份對本土的關心……」說話的是吳長錕，學的是獸醫，卻回鄉開起了唱片行。

地前湧起的失落，一種昏然跌落深淵的失落，覺得自己好像被遺忘在時間與空間的缺口。

「有很多大學生回到家鄉都很苦悶，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去，沒有人可以聊天……這裡等於於是提供一個據點，只要是內心有創造力、有活力的人都會想來……」胡淑賢談起清水就侃侃不絕，十分明快的爽朗激昂。胡淑賢說的那個據點，最初就是吳長錕開的華笙音樂城。吳長錕的家世居清水，十一年前，他回鄉從事唱片行生意，因為自己喜歡古典音樂，做生意又可順便交朋友，聊得來的人就會留下資料，漸漸地滙集成一股能量。

這一股能量在經過無數次激盪交談後，逐漸鋪展成一系列的文化導覽和一次又一次的音樂季，屬於清水的地方文化組織也就應運而生。所以胡淑賢說，音樂協會和

「鰲峰山下」

十九年前，胡淑賢因為教會的召喚，從台北來到清水，進入清水高中擔任歷史老師，那時她帶著一批學生循著海線小鎮做了一趟書院之旅，種子在經過十多年的涵養後，漸漸冒出了芽頭，現在的清水才有蔡紹斌腳踏實地對小鎮做生態、文史細密的調查與紀錄，並定期持續刊印《鰲峰山下》。

一疊《鰲峰山下》，純手工的，雖然有點粗糙雜亂，卻記載清水的記憶與生活、第一街的沿革、鎮上小學校園裡的植物、高美濕地和年前來相認的侯鳥、鰲峰山和那兩排相思樹……。

一頁頁翻著，看到第一街拓寬時集結成冊的《大馬路風情導覽》，有手繪的老街地圖，告訴大家，嗎裡是從前的市場和洗衣場，熟悉的街名映在眼前，不禁想起，當自己站在那塊慘白的水泥

文化協進會都是聊天聊出來的。

音樂協會成立至今已有了五年了，這期間協會試圖將許多好的團體推廣到小鎮，邀請的名單有遠至墨西哥的民俗舞團、來自美國的鋼琴大師，但也不忘清水的本地新音樂家，除此之外，蘇顯達、簡名彥、莊永明都曾在小鎮的各個角落留下悠揚的樂聲語音。

「音樂老鎮」

「很多表演者來過之後都很想再來……因為氣氛對了，即使人數不多，感覺也很好。」這是音樂協會及文化協進會辦活動的一貫理念，場面不一定要大，來的人也不一定需要多才叫成功。「不同的表演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。」所以表演與講座的規模可以小至三、五人，也可以多達上千人，只要對味了，質感就會好，「能量就會炸開來！」



◆ 日本時代建立的清水神社，位於今日清水公園內的廢棄軍營，這也是牛罵頭遺址的所在地。

〈照片由牛罵頭文化協進會／提供〉

朗朗的笑聲和舒爽的樂聲，沒有知識分子常見的沈重使命感，沒有太多的禁忌與顧慮，一種開放的態度，帶來無限的可能。

所以，當音樂協會的成員愈來愈多，背景也愈來愈雜，在開會時逐漸出現低學歷者自行引退的情形，音樂協會的核心人物能夠勇於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，兩年前誕生的牛罵頭文化協進會是這麼成立的。

「有衝突發生，就把領域拉開，一邊是做調查、深入研究，一邊是做活動。」在活動進行當中，需要任勞任怨的執行者，而田野調查則需要能獨立作業的人。」

從此，音樂協會和文化協進會兵分兩路，各自埋首於傳統與現代，西方與本土的推廣與記錄。兩邊一動一靜，互相支援，也互相配合。曾經拿過音樂季表演單的人，都可以在裡頭找到表演場地的歷史簡介。這是他們

對每件小事的用心。

談及老照片的蒐集工作，吳長銀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如果父母留給孩子很好的名聲，真的是一輩子享用不盡。只要告訴老一輩的人，我是某某人的小孩，距離馬上就拉近了，老人家還會順帶告訴你一段他們與父母相識的往事。」

真的是這樣，以前的年代，走在街上，阿伯阿桑都認得你是誰家的孩子，就如胡淑賢說的，那是一種把心打開的安全感。而他們現在也試圖重新找回那種無關血源，卻有著大家族式親切的熟悉情感。

「老年人的生命力其實很強，因為他們曾經身歷戰亂，存活下來，和他們聊天，連自己的生命力都會厚實。」胡淑賢一貫地笑著說：「年輕人願意聽他們說，他們都會很高興，還會去幫你宣傳！」

他們總說，自己是中間



◆ 以新的生命注入傳統中是音樂協會及文化協會各自努力進行的方向。

至於辦活動最不可缺的經費及場地問題，在最初，竟是吳長銀和胡淑賢「跑單幫」跑出來的成就。

「那時候，他就拎著商人常用的〇〇七手提箱，裡面裝著活動企劃書，帶著我去找各單位說明！……因為這樣跑，才了解台灣商人奮鬥的精神，也更明白台灣當年是怎麼起來的。」談起跑單幫的日子，胡淑賢高亢急促的語調就更誇張了。

說吳長銀是商人，他們一點也不避諱，只說商人不一定世儉，而是懂得有多少籌碼做多少事的人。而且商人不會情緒化，因為「顧客至上」，要讓他們把錢掏出來，還會再來，就是一種成就感。

愈聽就愈懂了，那些讓人印象深刻、印刷精美的文宣墊板、手錶、T恤、樣樣都是生意人靈活應變的精神中轉化出來的產品。如同他們一再強調，要勇於為舊有的

物質尋找新的精神意義，只要贊助，就送票，送文化禮品，不但不愁沒有觀眾，還逐漸創造出新的文化風潮！辦出了口碑，要再找贊助者和場地，就容易多了。

就這樣，所有的會員在不斷的反覆討論中辦活動，也在籌備活動的歷程中學習成長。燈光、音響、文宣……一堆繁複的流程網羅了不同階層的人加入，「我們希望透過社區的模式，讓所有人都能參與執行，也享受其中的創造。」吳長銀說：「這樣，組織的生態才健康。」

高學歷者會發現，除了追求生活的溫飽，還能兼作導覽及研究，生活因此有了希望，所謂藍領階級的人，在表演會場擔任招待或管理者，也可以抬頭挺胸、驕傲自信和鄉親父老打招呼，「這就是一種尊嚴。」

「文史傳承」

一連串未間斷的話，帶著

淨激灑的風格，必定是堅持理念苦心熬費。在慶賀之餘，亦願大家的《源》繼續源遠流長。

—— 黃瑞祥 〈牛樟博士·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第三科科長〉

＊〈來信分享〉

加油吧！台電人

〈高縣·內門〉

來信●李正雄

電力是台灣經濟的命脈，經濟奇蹟台電亦功不可沒，我們支持台電、加油吧！台電人。

台電對偏遠地區供電普及貢獻良多，有利農村經濟發展，謹在此感謝與祝福。

〈攝影●林枝旺〉



＊〈來信分享〉

珍惜地球上一切生命

〈新竹縣·竹北市〉

來信●詹輝煌

要給我們的下一代留些什麼？

這是我時常在「頭腦」浮現的一句話。

工廠由六百多名員工到只剩下數十名，廣大的工廠為培養文化氣息而設陶藝教室和陶藝品展示場，另在空曠地闢為螢火蟲養殖場，去年一年即有數萬人來參觀，為地球上之一小小螢火蟲生命的延續而盡一份力，為現代人甚至下一代能珍惜地球上之一切生命而盡一份心力。

我能給下一代留些什麼，那怕是為小小的生命——螢火蟲。

◆建構小學族譜、記錄植物環境記錄、成立自己樂團培養更多人才，一群單純明朗的人，無怨悔地作著紮根澆灌的工作，在傳統中找尋創新，以時間潛移默化周遭的人，給下一代轉型的機會。



潛移默化周遭的人，給下一代一個轉型的機會，「該是轉換生活態度的時候了。」他們說，「這是一場寧靜的文化革命！」
我想家的心不可遏抑地躍動，小鎮百年前鼎盛的文風，已經不再只是媽媽口中輝煌的歷史，而是可以感受的現實生活。「像我現在其實很少離開清水，因為我的生活已經過得非常豐富，不再需要到外地去尋求……。」



人，在做著傳遞的工作，想以新的生命注入傳統，「找到自己喜歡做的去做，不要有太大的企圖心。」「文化工作是有時間表的，不要去限定它，反而能更快達成目標。」
隨著他們的話，心裡一些沈寂已久的渴望也慢慢被挑起，如果沒有這麼一群人，也許這個風氣稍嫌保守的小鎮，不會去注意清水有塊難得的濕地，不會知道山上的相思樹已經所剩不多，在小學唸書的孩子也說不出教室外的那棵樹到底叫什麼名字。
「接下來，要做本地的植物環境記錄，從身邊認識起。」蔡紹斌這麼說。長久以來，他執著地採編《繁峰山下》，一期一期地建構出清水鎮的小學族譜，上頭畫著鎮上每一所小學的植栽位置示意圖，然後孩子會開始熟悉身邊的環境，認識它，了解它，才會愛上它。

「文化紮根」

認不得家，因為清水已經不是十幾年前一片翠綠的模樣，但是比起五、六年前到處貼滿牛肉秀場海報的街景，胡淑賢說，現在已經好多了，至少到處都可以看到藝文活動的宣傳單。

因為音樂協會和文化協進會這幾年的經營與努力，鎮上已出現愈來愈多的團體主辦各式各樣的藝文活動，帶起了風潮，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目標，接下來呢？

「我們打算在明年成立自己的樂團，最後希望能成立基金會，舉辦大賽，培養更多的人才。」吳長錕說出了音樂協會無限的野心與永續的希望，而牛罵頭文化協進會則將持續挖掘屬於清水的生活點滴，商家、橋樑、公園、教堂，都不放過。

一群單純明朗的人，無怨悔地做著紮根澆灌的工作，在傳統中找尋創新，以時間